



先秦两汉

神仙思想与文学

姚圣良 著



齐鲁书社



先秦两汉 神仙思想与文学

姚圣良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 / 姚圣良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333 - 2253 - 3

I. 先… II. 姚… III. ①神—文化—研究—中国②文学史—中国—先秦时代③文学史—中国—两汉时代(前 202 ~ 220) IV. B933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534 号

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

姚圣良 著

出 版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信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253 - 3
定 价 25.00 元

序

王洲明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过多地关注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传统，这无疑是有偏颇的。但就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际而言，又的确有的作家、作品现实性更多一些，而有的作家、作品浪漫性更多一些，而且，这种状况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始终。过去研究浪漫传统的文学，主要关注的是属于方法层面的比喻、夸张、想象、幻想等，我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应该去研究，它的确在不同作家、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也因而成为决定某一作家、作品成就、风格的重要因素；而是说，更应该研究的是构成作家、作品用来比喻、夸张、想象、幻想的那些“物”或谓之“元素”的东西，因为它们不仅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也会因作家的思想、好尚的不同而不同，而它们恰恰却是与文化、思想联系更紧密的东西。从属于表层现象的方法研究，深入到文化、思想与文学关系机理层面的研究，必然将文学研究深入一步。

《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就是一部从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切入，研究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先秦两汉文学内在机理关系的一部论著。它在研究梳理了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从孕育、生成，到成熟、发展整个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实际，研究和回答了在不同阶段，作为神仙思想，是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

介入到了文学的创作，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及于先秦两汉文学的浪漫风格的。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为准确认识以尚实为主的先秦两汉文学中的浪漫特征提供了帮助，还因为先秦两汉文学（特别是先秦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处于源头地位，它所研究认知的浪漫特征对把握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浪漫传统，也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问题还在于，它是结合文化思想层面的、形成中国浪漫文学的“元素”之一的“神仙思想”，具体探索其与文学内在机理联系的一次实践，其成功或不足之处，都能给类似问题的研究以重要启示。

文中有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都是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而得出的。我认为符合或基本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如论述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认为：神仙思想是先民生命意识觉醒后幻想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世俗精神的反映。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的产生。早期神话中已经出现了长生不死与自由飞升幻想，而蓬莱仙话的兴起则标志着神仙思想的正式形成。老子哲学创立了可供后世神仙家吸收利用的“道”的观念；庄子哲学中神仙思想与道家学说的结合，第一次将“道”的观念引入神仙思想中。阴阳五行理论、稷下道家学派的精气说等，也都对先秦神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如论述神仙思想与先秦文学的关系，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楚地作家庄子、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之中。庄子是文学创作表现神仙题材的第一人。庄子借助神仙传说对现实时空进行变形重组，将其转化成了伸缩自如的艺术时空；庄子散文也因其超现实的时空表现，形成了境界阔大、奇幻无比的浪漫特点。庄子塑造了文学上最早的神仙形象。庄子的道与逍遥之游，为游仙诗创作提供了“游仙”与“游道”的模式。屈原是游仙诗的开创者。屈原的神仙思想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早期神话中的长生不死与自由飞升观念，二是蓬莱仙话。时不我待的时间紧迫感和日益加剧的生命悲剧意识，是屈原接受神仙思想的个人主观原因。屈原利用神仙传说，并不受其约束；而是经过加工改造，让它服务于新的主题。如论述秦代《仙真人诗》，认为：从它产生的背景看，《仙真人诗》已经与先秦时期的《离骚》、《远游》等借游仙以抒情言志的“坎壤咏怀”模式明显不同，从而开创了单纯歌咏“列仙之趣”这一游仙诗的先河。如在论述了神仙思想对先秦两汉文学浪漫特征的影响后，总结道：纵观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更多的不是相信与追求神仙生活，而是借助神仙传说，或反衬现实人生的艰难，或表现个人追求的曲折，或衬托人间生活的豪华，或展示独立自由的人格等等。作家引导追求的仍然是现实人生，神仙世界只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这一时期，文人的的人生观依然是以儒道思想为主导，并没有因为神仙的介入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与西方虔诚的宗教信仰有着鲜明的界限。也正因为如此，神仙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先秦两汉文学的尚实特征，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渗透进了神奇浪漫的因素，使得先秦两汉文学的整体风貌在现实风格之外，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浪漫特征。其他如论述汉武帝时期是“方仙道”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论述谶纬之学兴起后所出现的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生化现象；论述汉乐府游仙诗已表现出真正的“列仙之趣”；论述汉人拟骚作品最早将游仙与隐居结合起来，出现了游仙隐逸化的倾向。凡此等等，更多的属于作者的研究心得，读者自可细心阅读、体味，就不烦在此一一胪列了。

本着“征圣”、“宗经”的宗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了《正纬》篇，说明纬书全系伪造而不可信。但他又说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指出纬书的内容和文辞对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作用。刘勰的话给我们以很大的启

示，文学创作包罗世界万象，在我们关注正统的文化、思想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或必须关注非正统的文化、思想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我感觉就这一领域而言，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圣良结合神仙思想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就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我们经常说，情能生文。其实，文亦能生情。圣良的这部论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当我再次阅读论著中的这些文字时，圣良读博时的形象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他平和的举止，他平和的言谈，他平和的笑容，这一切都来自于他谦恭平和的性情。他的文章真的如同他的性情一样，娓娓道来，条分缕析，不张皇言辞，不骋才傲物，无过激之论，更无惊世骇俗之语。但就在这看似乎平和的文字之中，显示出了他的用功，显示出了他的细心，显示出了他缜密的思考，甚或说显示出了他一定的睿智。

圣良现就职于国内一所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为《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的付梓出版表示祝贺，又希望他在完成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继续潜心于学业，写出更平实、分量更重的学术论著来。

是为序。

王洲明

于山东大学第五宿舍

2009年4月20日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7
第一节 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	7
第二节 早期神话向仙话的演变	14
第三节 道家哲学对神仙思想的影响	39
第四节 阴阳五行和精气说对神仙思想的影响	58
第五节 神仙方士的兴起	71
第二章 神仙思想与先秦文学	82
第一节 庄子：文学创作表现神仙题材的第一人	83
第二节 屈原：游仙诗的开创者	97
第三节 神仙思想与宋玉的辞赋创作	112
第四节 《远游》在游仙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121
第三章 秦代神仙思想的发展及《仙真人诗》的产生	136
第一节 方仙道在秦代的发展	136
第二节 《仙真人诗》的产生	142

第四章 汉代神仙思想的发展	147
第一节 汉武帝时期方仙道的兴盛	148
第二节 汉武帝时期神仙思想的神学化	160
第三节 西汉晚期神仙救世思想的产生	175
第四节 谶纬的兴起与神仙思想的儒学化	191
第五节 汉代道经中的神仙信仰	201
第五章 神仙思想与汉代文学	215
第一节 《郊祀歌》的神仙长生追求	216
第二节 汉乐府游仙诗的“列仙之趣”	231
第三节 骚体辞赋中的游仙描写	242
第四节 汉人的神仙观念与汉赋的艺术表现	254
第五节 《列仙传》：奇幻多彩的神仙画廊	272
第六节 汉代游仙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293
结语 神仙思想与先秦两汉文学的浪漫特征	308
参考文献	311
后 记	317

绪 论

神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仙”与“道”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神仙信仰也因此而成为道教教义之核心，对我国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实，早在道教形成之前，神仙思想在上古时期（先秦、秦汉）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萌芽产生与发展演变过程。神仙信仰一经产生，便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古时期的神仙思想，已经成为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形成先秦两汉文学浪漫特征的重要因素。

“神仙”一词，属于偏义复指。它指的不是“神”与“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①，而“仙”字则是“从人”^②，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关于“仙”字，汉代文字学家的解释，应该说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许慎《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③刘熙《释名·释长幼》则进一步解释说：“老而不死曰仙。”^④看来，在汉人的眼中，“仙”实际上也就是长生不死之人。又班固《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页。

②③ 同上，第167页。

④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①由此可见，汉人所谓“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之人，实际上也就是“仙”。

既然仙与神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仙为何又称之为“神仙”呢？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②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鉴于此，本书探讨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就把仙作为主要考察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汉人有意将仙与神区别开来，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在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发展史上，不仅有一个早期的由神而仙、神话向仙话发展演变的阶段，而且还有一个后来的仙与神重新结合、神仙思想逐渐神学化的过程。其次，先秦两汉时期的神仙，从来源上看，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来自于人间，由人而仙，如王子乔、安期生等，而另一种就是来自于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由神而仙，如西王母、东王公等。再者，在先秦两汉游仙文学作品中，仙与神往往又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探讨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又不能完全割断仙与神之间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考察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发展史，将梳理仙与神之间的关系；研究先秦两汉游仙文学，又不刻意将仙与神完全区别开来。

神仙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喜欢用“仙”字来形容日常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事物，如“仙境”、“仙乐”等。本书通过考察神仙思想在先秦两汉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其发展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0页。

^② 闻一多：《神话与诗·神仙考》，见《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1页。

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背景原因，可以使人们对我国源远流长的神仙文化有更好的认识 and 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背景，可以使我们对于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散文、辞赋及小说等文学作品受神仙思想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所以说，本书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统一体。

按照现代神话学之分类，仙话应该属于神话的一个分支。因此，有关中国古代神话，尤其是早期神话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探讨先秦两汉神仙思想的发展演变自然会有一定的帮助。然而，神话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神”，而先秦两汉时期的“仙”与“神”毕竟又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对而言，仙话研究则起步较晚，近年来，虽然从事仙话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人就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发展史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道教形成之前，神仙思想在先秦两汉已经经历了它的产生及早期发展阶段。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的产生。早期神话中已经出现了长生不死与自由飞升幻想，而蓬莱仙话的兴起则标志着神仙思想的正式形成。神仙家通过吸收道家哲学、阴阳五行理论等，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神仙学说。战国中后期神仙方士、方术及仙人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秦皇汉武对于神仙长生的追求，直接刺激了“方仙道”的发展。汉武帝时期，“方仙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汉武帝时期，神仙方士假鬼神以罔上惑众，神仙思想又出现了神学化的倾向。西汉晚期，原始道经《包元太平经》的问世与祭祀西王母活动在民间的兴起，标志着神仙救世思想的产生。西汉衰、平之际，谶纬之学兴起；到了王莽与东汉光武帝时期，谶纬的造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出于编造谶纬的需要，儒家文化与方

士文化相互渗透吸收，儒生方士化，方士儒生化，神仙思想又因此而出现了儒学化的倾向。东汉晚期，三大道教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和《周易参同契》陆续问世，道教组织五斗米道、太平道相继形成。在这三大道教经典中，汉人的神仙信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理清神仙思想在先秦两汉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阶段性特征，对于我们研究先秦两汉游仙文学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人针对先秦两汉文学受神仙思想的影响，从总体上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神仙思想对于先秦两汉的诗歌、辞赋、散文、小说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诗歌创作看，屈原最早将神仙题材引入诗歌创作，是游仙诗的开创者。从《离骚》到《远游》，游仙诗“坎壤咏怀”的基本模式得以最终确立。已经失传的秦代的《仙真人诗》，应该是最早追求“列仙之趣”的游仙诗；而汉乐府游仙诗则是现存最早的这一类诗歌作品。从辞赋创作看，宋玉赋中的高唐神女，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女仙形象。汉人的骚体辞赋，最早表现出了游仙隐逸化的倾向。汉赋作家借助神仙传说进行夸饰描写，巧构幻境，以虚写实，是形成汉赋“巨丽”之美的重要原因。从散文创作看，庄子塑造了文学史上最早的神仙形象，是文学创作表现神仙题材的第一人。从小说创作看，《列仙传》是我国第一部神仙传记，开启了仙话创作的基本主题模式。鉴于此，本书拟在前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就神仙思想在先秦两汉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于先秦两汉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一次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专门研究。

本书考察神仙思想在先秦时期的产生与发展，由于时间较短、资料有限，就尽量做细做全，将所有对神仙思想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一一进行梳理，以求彻底弄清这一阶段神仙思想发生、发展的线索与脉络。考察神仙思想在汉代的发展，由于周期较

长、材料繁多，就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重点理清汉代神仙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如神仙思想的神学化、儒学化倾向，以及神仙救世思想的产生等。汉代是一个造神、造仙的时代，西王母、黄帝和老子是汉人神仙信仰中至关重要的三位神仙，他们身上分别代表着神、人王与历史名人的仙化特征。因此，就重点考察了他们的仙化过程。

本书考察神仙思想对于先秦文学的影响，是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庄子、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受神仙思想的影响，进行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考察神仙思想对于两汉文学的影响，则是根据不同的体裁，分别对诗歌、辞赋、小说受神仙思想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本书设置这样的研究思路，是有所考虑的。庄子、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分别代表着先秦散文、诗歌、辞赋的最高成就，而两汉文学时间跨度大、作家作品多，根据不同的文学体裁进行分类研究，就比较容易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本书探讨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发展史，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对现存先秦两汉文献典籍及相关史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地下新材料，来全面系统地考察神仙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本书的考证，是以文献资料为主，考古材料则作为参照与必要的补充。本书探讨神仙思想对于先秦两汉文学的影响，坚持从文本出发，将文本置于先秦两汉神仙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将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游仙文学作品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分析，爬梳整理游仙文学在先秦两汉生成、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归纳概括先秦两汉游仙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其对于后世游仙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毋庸讳言，先秦两汉文学总体上是偏重于写实的，但在尚实

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了神奇浪漫的特征。先秦文学的浪漫瑰奇，以往学者过多地强调了地域文化——楚文化的影响。诚然，楚地的自然环境、巫风习俗等，的确是形成庄子、屈原、宋玉等人浪漫主义文学创作风格的关键性原因。但是，神仙思想的影响，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汉代社会基本上是儒学一统天下。神仙思想的介入，改变了儒家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打破了现实的时空观念。神仙传说以其绚丽多彩的形象、意境、故事等融入汉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使得以写实为主的汉代文学又有了非现实的描写，同样也呈现出了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孕育、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已经奠定了游仙文学的主要类型与基本表现模式。因此，系统深入地考察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中国游仙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先秦神仙思想的产生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层的内部原因和动力。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神仙思想是先民生命意识觉醒后，渴望延寿长生、进而幻想彻底超越时空限制的产物。神仙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世俗精神的反映，是中国人追求生命永恒与自由的一种独特方式。

一、生命意识的觉醒

生命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对于生命的感知和体验。原始人在刚刚摆脱动物状态，开始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与其他动物一样，还不可能产生生命意识。早期的原始人几乎还是处于浑浑噩噩的混沌状态，认识水平极为有限，对于自身的生命现象还缺乏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就已经说过：“‘自然死亡’对于原始人是一个极其陌生的观念。”^①然而，这种混沌状况应该不会持续很久。随着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越来越多的同伴死亡现象，使人们渐渐地

^①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产生了有关生命存在与消失的基本认识。“人类一旦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失，生命意识也就产生了”^①。

生命意识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生命意识觉醒后，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命存在。当人们发现了生命存在的可爱与美好之时，同时也就意识到了个体生命所时时面临的死亡威胁。随着人类自身生命意识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生命衰老死亡现象的不可抗拒、无法避免。人们一旦能够认识到自身死亡的不可避免和个体生命存在时间的短暂，人类的生命悲剧意识也就随之而产生了。人类的生命悲剧意识，从根本上讲，来自于人类自身死亡之日必将到来的无奈和恐惧感，它的出现使人类对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更加珍惜和留恋。中国古人对于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哀叹，在《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中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

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②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③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④

光阴荏苒，时间无情；冬去春来，老之将至。岁月的流逝，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忧伤和烦恼。先民在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逝的同时，自然也就产生了延寿长生的渴望。这一点在《诗经》

① 詹福瑞：《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儒、道生命观》，《中国文化研究》2003 年秋之卷，第 68 页。

② 《尚书·秦誓》，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51 页。

③ 《诗经·唐风·蟋蟀》，见程俊英等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307～308 页。

④ 《诗经·曹风·蜉蝣》，同上，第 395～396 页。